讀書雜志

淮南內篇第五

時則

桃李始華

始雨水、桃李始華、倉庚鳴、引之曰、次句內本無始字、今本有者、後人據月令旁記始字、因誤入正文也、高注曰、自冬冰雪至此、春分穀雨、案春分穀雨四字、乃後人所改、逸周書時訓篇雨水之日桃始華、則非春分穀雨時也、呂氏春秋注作自冬冰雪至此、土發而耕、故曰始雨水、是首句有始字也、又曰桃李於是皆秀華、是次句無始字也、月令桃始華、倉庚鳴、皆三字爲句、若無始字、則句法參

差矣此文桃李華倉庚鳴亦三字爲句若加一始字則句法又參差矣故桃李華不言始而桃華則言始倉庚鳴不言始而蟬鳴則言始蟬鳴言始而寒蟬鳴則不言始皆變文協句也呂氏春秋仲春篇正作桃李華

角斗稱

角斗稱高注曰斗稱量器也念孫案稱皆當爲桶桶稱字相近又涉注内衡石稱也而誤說文桶木方受六升廣雅曰方斛謂之桶斗桶爲一類故高注以桶爲量器若作稱則非量器矣月令作角斗甬鄭注曰甬今斛也呂氏春秋作角斗桶高彼注與此注同史記商君傳平

斗桶義亦同也下文仲秋之月角斗桶桶字亦誤作稱

揲曲

具揲曲筥筐高注曰揲持也三輔謂之揲揲讀南陽人言山陵同曲薄也呂氏春秋季春篇作挾曲高注曰挾讀曰朕三輔謂之挾關東謂之得月令作曲植鄭注曰植槌也念孫案揲與挾皆栚字之誤栚字本作㯔形與揲相近挾字隸書作挟形與栚亦相近栚讀若朕架蠶薄之木也持陟革反呂氏春秋注關東謂之得乃樳字之誤樳與持同見玉篇廣韻說文栚槌之橫者也方言作㯔云槌宋魏陳楚江淮之閒謂之植自關而西謂之槌其橫關西曰㯔齊部謂之持郭

璞曰槌縣蠶薄柱也。朕字古音本在蒸部，讀若澄清之澄。說文賸騰滕賸勝騰滕勝滕騰塍勝十一字並從朕聲。淮南要略，形埒之朕，與應爲韻。又兵略篇凡物有朕，唯道無朕。文子自然篇朕作勝。說文勝字從仌朕聲，或作凌，從仌夌聲。是朕夌古同聲，故呂氏春秋注云，栚讀曰朕。此注云，栚讀南陽人言山陵同

以雉嘗黍

天子以雉嘗黍，高注曰，雉，新雞也。念孫案古無謂新雞爲雉者，雉皆當爲雛，字之誤也。廣雅釋言云，雛，䳜也。曹憲音而絹而緣二反。郭注爾雅釋言云，今呼少雞爲䳜。䳜與䳜同。少雞卽新雞，故高注云，雛，新雞也。月令作以雛嘗黍，其義一

也、左思蜀都賦、巖穴無豜貑、翳薈無麛鷚、麛、鹿子也、義與雞亦相近、茅一桂不知雉爲雞之誤而改雉爲雞、莊本同、義則是而文則非矣、

馬政

班馬政、下注曰馬政掌馬官也、念孫案馬政本作馬正、注同、故高以爲掌馬官、呂氏春秋仲夏篇班馬正、高彼注亦云、馬正、掌馬之官、是其證、月令作馬政、鄭注云馬政、謂養馬之政教、引周官廋人職曰掌十有二閑之政教、鄭說是也、高不知正爲政之偕字、故訓爲掌馬之官、若字本作政、則亦當訓爲政教矣、後人依月令改正爲政、

而不知其戾於高注也、

白鍾

孟秋之月、西宮御女白色、衣白采、撞白鍾、念孫案白鍾之白、因上文而衍、春鼓琴瑟、夏吹竽笙、秋撞鍾、冬擊磬石、鍾上不空有白字、而北堂書鈔歲時部二、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九、引此皆有白字、則其誤久矣、

其兵戈

其兵戈、念孫案戈當爲戉字之誤也、說文、戉、大斧也、從戈𠄌聲、𠄌音厥、司馬法曰、夏執元戉、殷執白戚、周左杖黃

戉右把白髦、徐鍇曰、今作鉞、說文、鉞、車鑾聲也、從金戉聲、詩曰、鑾聲鉞鉞、今詩作噦、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其兵鉞、是其證也、四時之兵、春用矛、夏用戟、季夏用劍、秋用戉、冬用鎩、五者皆不同類、戈與戟同類、夏用戟、則秋不用戈矣、莊二十五年穀梁傳、天子救日、陳五兵、徐邈曰、矛在東、戟在南、鉞在西、楯在北、弓矢在中央、彼言鉞在西、正與此秋用戉同義、又案說文引司馬法作戉、今經傳皆作鉞、未必非後人所改、此戉字若不誤爲戈、則後人亦必改爲鉞矣、史記周本紀、斬以元鉞、太平御覽皇親部一引作元戈、戈亦戉之誤、

迎秋

天子親率三公九卿大夫以迎秋於西郊、念孫案迎秋本作迎歲、後人依月令改之耳、上文孟春孟夏、及下文孟冬、竝作迎歲、高注曰、迎歲迎春也、又曰、迎歲迎夏也、則此亦當云迎歲、迎歲迎秋也、後人既改迎歲爲迎秋、又刪去高注斯爲妄矣、孟冬下亦刪去迎歲迎冬也五字、而正文迎歲尚未改、

戴荏

命太僕及七騶咸駕戴荏、劉績曰、戴荏、記作載旌旐、疑荏乃旌字之誤、念孫案劉說是也、隸書旌字或作𣅀、與荏相似而誤、載戴古字通、

至國而后已

通路除道從境始至國而后已念孫案后字後人所加季春言從國始至境止季秋言從境始至國而已亦止也無庸加后字

鵲加巢

鵲加巢高注曰鵲感陽而動上加巢也念孫案加讀爲架謂搆架之也召南鵲巢箋曰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釋文架之俗本或作加功宋之作功者非架作加則古字通用劉昌宗讀加爲架是也匡謬正俗謂加功力作巢非是本經篇大夏曾加高注謂以材木相乘架是加架古字通此言鵲加巢即鄭箋所謂冬至架之者非謂增加其巢也天文篇曰日冬至鵲始

加巢月令曰季冬之日鵲始巢義並與此同召南正義引推度災云鵲以復至之月始作室家是也

一青土

東方之極自碣石舊本石下有山字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引此無山字尚書大傳亦無今據刪碣碣古字通道藏本茅本並作碣石史記貨殖傳龍門碣石字亦如此劉本改碣爲碣而莊本從之皆未達假借之義過朝鮮貫大人之國東至日出之次榑木之地青土樹木之野引之曰青土當爲青丘字之誤也御覽引此已誤本經篇繳大風於青邱之野今本野誤作澤辯見本經高注曰青邱東方之邱名即此所云東至青邱之野也呂氏春秋求人篇亦云禹東至榑木之地日出之野青邱之鄉

海外東經云、青邱國在朝陽北、逸周書王會篇青邱狐九尾、孔晁曰、青邱海東地名、服虔注漢書司馬相如傳云、青邱國在海東三百里、

閉闗閭

閉闗閭、大挍客、念孫案古書無以闗閭二字連文者、闗、當爲門、此涉上文闗梁而誤也、上文及天文篇竝云閉門閭、大挍客、春秋繁露五行順逆篇云、閉門閭、大挍索、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引此作守門閭

以塞姦人已德

蚤閉晏開、以塞姦人、已德、執之必固、念孫案塞本作索、

此後人以意改之也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即上文所謂閉門閭大搜客也下句姦人已得正謂索而得之若改索爲塞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姦人下當更有姦人二字德讀爲得蚤閉晏開以索姦人姦人已得執之必固皆以四字爲句若弟三句無姦人二字則文不成義矣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二地部二引此塞作索德作得是也但無姦人二字則所見本已誤

格

夏行冬令格高注曰格敁也象冬斷刑恩澤敁格不流下引之曰高說非也格讀爲落謂夏行冬令則草木零

落也格字從木各聲古讀如各說見唐韻正格與落聲相近而字相通史記酷吏傳置伯格長徐廣曰古村落字亦作格村落之落通作格猶零落之落通作格也月令云仲夏行秋令則草木零落管子幼官篇夏行冬政落四時篇同尹知章曰寒氣肅殺故凋落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秋行冬政則落又云夏行冬政則落皆其明證矣

淮南內篇弟五

淮南內篇弟六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覽冥

尚莫

夫瞽師庶女，位賤尚葈，權輕飛羽，高注曰，尚，主也，葈，葈耳，菜名也，主是官者，至微賤也，引之曰，主枲百（葈廣雅作枲）

之官，書傳未聞，尚枲蓋即周官典枲，典枲下士二人者，典亦主也，（見周官典婦功注）言典枲本賤官，瞽師庶女，則又賤於典

枲，枲謂麻枲，非謂枲耳也，

右秉白旄　余任

武王伐紂渡於孟津陽侯之波逆流而擊疾風晦冥人馬不相見於是武王左操黃鉞右秉白旄瞋目而撝之曰余任天下誰敢害吾意者念孫案右秉白旄秉本作執此後人依牧誓改之也論衡感虛篇引此正作執論衡稱傳書言武王伐紂渡孟津云云其十二句皆與此同是所引即淮南之文也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引此亦作執泰族篇亦云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執與秉同義無煩據彼以改此也任當爲在字之誤也道應篇本在於身在字亦誤作任余在爲句天下誰敢害吾意者爲句孟子引書曰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句法與此相似論衡感虛篇

藝文類聚儀飾部、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三十六、皇王部九、儀式部一、引此竝作余在害、讀爲曷、古字以害爲曷、通見詩書曷、止也、言誰敢止吾意也、爾雅、曷、遏止也、商頌長發篇則莫我敢曷、荀子議兵篇引作則莫我敢遏、

酒湛溢

故東風至而酒湛溢、高注曰、東風、木風也、酒湛、清酒也、米物下湛、故曰湛、木味酸、酸風入酒、故酒酢、酢、卽酸也、今本作醉乃後人所改、文選七啟注、太平御覽天部九、引此竝作酢、今據改、而湛者沸溢、物類相感也、念孫案、如高說、以酒湛爲清酒、則當言湛酒溢、不當言酒湛溢、故又申之曰、酒酢而湛者沸溢、始失之迂

矣今案湛溢二字當連讀湛與淫同爾雅久雨謂之淫論衡明雩篇久雨爲湛湛即淫也湛字或作沈微子我用沈酗于酒沈酗即淫酗史記宋世家紂沈湎于酒太史公自序帝辛湛湎楊雄光祿勳箴桀紂淫湎淫湎即湛湎樂書流湎沈佚沈佚即淫泆淫與湛沈義同而字亦相通考工記㡛氏淫之以蜃杜子春云淫當爲湛齊語擇其淫亂者而先征之管子小匡篇淫作沈莊子天下篇禹沐甚雨崔譔本甚作湛音淫淮南脩務篇作禹沐淫雨淫溢猶衍溢也酒性溫故東風至而酒爲之加長春秋繁露同類相動篇曰水得夜益長數分東風而酒湛溢故陽益陽而陰益陰義與此同也

煙

旱雲煙火涔雲波水引之曰煙當爲熛字之誤也高注同

說文熛火飛也讀若標一切經音義十四引三倉曰熛
迸火也旱雲熛火涔雲波水猶言旱雲如火涔雲如水
耳熛火與波水對文若作煙火則與下句不類矣又齊
俗篇譬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煙亦當爲熛熛之上
尋猶言火之上尋故與水之下流對文天文篇曰火上
尋水下流是其證也若以煙水相對則非其旨矣藝文
類聚火部煙下引此作煙之上尋則此字之誤已久又
人閒篇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𤇾煙亦當爲熛突隙之
煙不能𤇾屋明是熛字之誤說林篇曰一家失熛百家
皆燒是其證也太平御覽蟲豸部四引此正作突郤之

熛世人多見煙少見熛故諸書中熛字多誤作煙說見呂氏春秋煙火下

夫陽燧

夫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露於月念孫案夫陽燧本作夫燧今本有陽字者後人所加也彼蓋誤以夫爲語詞又以天文篇陽燧見日則然而爲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爲水故加入陽字不知夫燧卽陽燧也夫燧與方諸相對爲文周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遂與燧同鄭注曰夫遂陽遂也下文云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竝以夫燧二字連文故高注云夫讀大夫之夫則夫非語詞

明矣、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

故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夜行者爲能有之高釋上四句曰欲致化四夷者當以無爲無爲則夷荒自至欲親近者當以無事無事則近人自親附之念孫案高說非也親近者使無事焉使當作言無爲無事猶今人言無用也此言使不足以召遠言不足以親近惟誠足以動之耳今本言作使者涉上句使字而誤高云欲親近者當以無事以字正釋使字則所見本已誤作使管子形勢篇曰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

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之也形勢解曰民利之則來害之則去故欲民者先起其利雖不召而民自至設其所惡雖召之而民不來也故曰召遠者使無爲焉道之純厚遇之有實雖不言曰吾親民而民親矣道之不厚遇之無實雖言曰吾親民民不親也故曰親近者言無事焉所謂夜行者心行也能心行行德天下莫能與之爭矣故曰唯夜行者獨有之也此即淮南所本文子精誠篇

曰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能有之又本於淮南也或謂文子所用乃管子之文非淮南之文今知不然者淮南唯此五句與管子同其上下文皆管子所無也文子上下文皆與淮南同則皆本於淮南明矣又管子作唯夜行者獨有之淮南作惟夜行者爲能有之文子與淮南同是此五句亦本於淮南非本於管子也

欲以生殊死之人

是猶王孫綽之欲倍偏枯之藥而欲以生殊死之人念

孫案下欲字因上欲字而衍欲倍偏枯之藥而以生殊死之人作一句讀不當更有欲字高注曰欲倍其劑以生已死之人則燕下欲字明矣

取火於日

夫燧之取火於日念孫案於日二字因上文取火於日而衍夫燧之取火慈石之引鐵蟹之敗漆葵之鄉日各相對爲文則此處不當有於日二字

近之則遠　延之則疏

夫道之與德若韋之與革遠之則邇近之則遠不得其道若觀儵魚念孫案近之則遠遠當作疏此涉上句遠

字而誤也、德革爲韻、疏魚爲韻、若作遠、則失其韻矣、泰族篇遠之則邇、延之則疏、亦與除虛餘爲韻、泰族篇之延字當作近、今據泰族之疏字、以正此篇遠字之誤、并據此篇之近字、以正泰族延字之誤、文子精誠篇正作近之卽疏、

聖若鏡

故聖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念孫案、聖下脫人字、意林、及太平御覽人事部四十二、服用部十九引此並有人字、莊子應帝王篇、至人之用心若鏡、文子精誠篇是故聖人若鏡、亦皆有人字

非乃得之也

其得之乃失之其失之非乃得之也念孫案非字義不可通衍文也高注云自謂失道求必不得道也則無非字明矣劉本作其失之也乃得之也此依文子精誠篇改

元雲之素朝

若乃至於元雲之素朝陰陽交爭降扶風雜涷雨高注涷雨暴雨也字從氵不從冫各本皆誤作凍今改正爾雅暴雨謂之涷郭璞曰今江東呼夏月暴雨為涷雨離騷云使涷雨兮灑塵是也涷音東西之東念孫案元雲之素朝衍之字高注曰元黑素白也是元雲素朝相對為文雲下不當有之字

且兩句皆以四字爲句加一之字則句法參差矣文選南都賦魏都賦注引此皆無之字

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嶃巖

蛇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嶃巖虎豹襲穴而不敢咆猨狖顛蹶而失木枝又況直蛇鱓之類乎念孫案下言又況直蛇鱓之類則上文著泥百仞之中者非謂蛇鱓也且蛇鱓在淺水之中亦不得言百仞蛇當作蚖蚖與黿同史記太史公自序黿鼉與處索隱本作蚖鱓鄧黿鼉字也書大傳河魭江鱓亦與黿鼉同鱓與鼉同說文鱓魚也皮可以爲鼓夏小正傳剝鱓以爲鼓也呂氏春秋古樂篇鱓乃偃寖以其尾鼓其腹言蚖鱓徒何反且伏於淩淵而不敢出況蛇鱓音善

之類乎今本蚖作蛇者涉上下文蛇鱓而誤

引之曰暫巖乃高峻貌龍乘風雨而熊羆畏避則當伏於幽隱之地山頭高峻非所以藏身也暫巖當作之巖王逸注七諫曰巖穴也莊子山木篇豐狐文豹伏於巖穴言熊羆匍匐於邱山之穴而不敢出也下文虎豹襲穴而不敢咆正與此同義且蚖鱓著泥百仞之中熊羆匍匐邱山之巖二句相對爲文若作暫巖則義不明而句亦不協矣暫字蓋出後人所改後人誤讀巖爲暫巖之巖故以意改之

燕雀佼之

鳳皇之翔至德也燕雀佼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宇宙

之閒高注曰燕雀以爲能佼健於鳳皇也念孫案高說非也佼讀爲姣廣雅曰姣侮也言燕雀輕侮鳳皇也上文云赤螭青虬之游冀州也蛇鱓輕之以爲不能與之爭於江海之中是其證也作佼者俗字耳姣侮之姣通作佼猶姣好之姣通作佼陳風月出篇佼人僚兮是也

羽翼

羽翼弱水暮宿風穴念孫案羽翼弱水四字文不成義羽翼當爲濯羽故高注云濯羽翼於弱水之上今本作羽翼即涉注內羽翼而誤也舊本北堂書鈔地部二穴下引此正作濯羽弱水暮宿風穴陳禹謨本刪去文選辯命論

注白帖九十四竝同說文鳳濯羽弱水莫宿風穴卽用淮南之文

歸忽

騁若飛鶩若絕縱矢躡風追猋歸忽高注曰縱履也足疾及箭矢躡蹈也追猋及之猋炎中有影者忽然便歸皆言疾也念孫案高謂猋爲炎中有影者於古無據又言忽然便歸亦失之猋忽皆謂疾風也爾雅扶搖謂之猋郭璞曰暴風從下上也說文飆扶搖風也飇疾風也飇颮通作猋忽張衡思元賦曰乘猋忽兮馳虛無是也追猋歸忽卽承上躡風而申言之歸忽猶言歸風說林

篇曰以兔之走使大如馬則逮日歸風是也縱矢躡風追猋歸忽二句相對爲文若以歸忽爲忽然便歸則與上文不類矣

日入

朝發榑桑日入落棠高注曰榑桑日所出也落棠山名日所入也念孫案日入當爲入日今本作日入蓋涉高注日所入三字而誤不知高注自謂落棠山爲日所入非正釋入日二字也入日者及日於將入也朝發榑桑謂與日俱出入日落棠謂與日俱入上言追猋此言入日皆狀其行之疾也若云日入落棠則非其指矣上文

云鳳皇徑躡都廣入日抑節正與此入日落棠同意海外北經夸父與日逐走入日郭璞曰言及日於將入也意亦與此同

踰於六馬

嗜欲形於胷中而精神踰於六馬陳氏觀樓曰踰當爲喻字之誤也喻曉也言馬曉人意也太平御覽獸部八引此正作喻

律治陰陽之氣

以治日月之行律今本此下有高注云律度也治陰陽之氣節四時之度陳氏觀樓曰律下本無治字律陰陽之氣與上下

相對爲文、讀者誤以律字上屬爲句、則陰陽之氣四字、文不成義、故又加治字耳、高注律度也、三字本在律陰陽之氣下、傳寫誤在律字之下、陰陽之上、隔斷上下文義、遂致讀者之惑、念孫案文子精誠篇作調日月之行治陰陽之氣、此用淮南而改其文也、後人不知律字之下屬爲句、故依文子加治字耳、

爁炎　浩洋

火爁炎而不滅、水浩洋而不息、念孫案炎當爲焱、字之誤也、說文焱、火華也、玉篇弋贍切、廣韻爁、力驗切、爁焱火延也、太平御覽皇王部三引此作爁焱、與廣韻合、洋

當爲漭、亦字之誤也、玉篇漭、弋沼切、司馬相如上林賦、灝漭潢漾、郭璞曰皆水無涯際貌也、左思魏都賦、河汾浩浙而皓漭、李善注引廣雅曰皓漭、大也、灝皓竝與浩通、御覽地部二十四引此作浩漭、皇王部三引此作皓漭、濫焱浩漭、皆疊韻、浩洋則非疊韻、蓋後人多見炎洋少見焱漭、故焱誤爲炎、漭誤爲洋矣、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

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竅理之、逆氣戾物傷民厚積者絕止之、念孫案陰陽之所壅沈不通者、當依文子精誠篇作陰陽所擁、擁壅古字通、沈滯不通者、今本所上衍之字、

沈下脫滯字、則句法參差、且與下文不對、若以繼沈二字連讀、則文不成義、

眄眄

當此之時、臥倨倨、興眄眄、俗書眄字如此、高注曰、倨倨、臥無思慮也、眄眄然、視無智巧貌也、念孫案、眄眄、當爲盱盱、盱字本作盱、形與眄相近、故誤爲眄、脩務篇、以身解於陽盱之河、今本盱誤作眄、晉書陸機傳豪士賦序、偃仰瞪盱、文選盱作眄、莊子應帝王篇、其臥徐徐、其覺于于、司馬彪曰、于于、無所知貌、正與高注無智巧之意相合、盜跖篇曰、臥居居、起于于、于與盱聲近而義同、也、說文、盱、張目也、俶眞篇曰、萬民睢睢盱盱然、莫不竦

身而載聽視魯靈光殿賦鴻荒朴略厥狀睢盱張載曰睢盱質朴之形劇秦美新曰天地未袪睢睢盱盱故高云盱盱然視無智巧貌也若眄爲邪視則與無智巧之意不合矣且莊子以徐于爲韻居于爲韻此以倨盱爲韻若作眄則失其韻矣

蝮蛇

當此之時禽獸蝮蛇無不匿其爪牙藏其螫毒念孫案蝮蛇本作蟲蛇此後人妄改之也禽獸蟲蛇相對爲文所包者甚廣改蟲蛇爲蝮蛇則舉一漏百且與禽獸二字不類矣文子精誠篇正作禽獸蟲蛇韓子五蠹篇亦

云人民不勝禽獸蟲蛇、

重萬物　服駕應龍　援絕瑞

名聲被後世、光煇重萬物、乘雷車、服駕應龍、驂青虯、援絕瑞、念孫案重字義不可通、爾雅釋魚疏引此作光煇熏萬物、是也、熏猶熏炙也、謂光煇熏炙萬物、韓詩外傳曰、名聲足以薰炙之、薰與熏同、故高注曰、使萬物有煇光也、服應龍驂青虯、相對爲文、故高注曰、在中爲服、在旁爲驂、服下不當有駕字、此後人據高注旁記駕字、因誤入正文也、不知高注駕應德之龍、是解服應龍三字、非正文內有駕字也、一切經音義一、太平御覽鱗介部二、及爾雅疏引此俱

無焉字、援絕瑞本作援絕應、此亦涉注文而誤也、案正文作絕應、故注釋之曰殊絕之瑞應、若正文本作絕瑞則無庸加應字以釋之矣、爾雅疏引此作絕瑞則所見本已誤、御覽引此正作絕應、

⿰土雩裂

植社槁而⿰土雩裂、念孫案說文玉篇廣韻集韻皆無⿰土雩字、⿰土雩當爲⿰土虖、隸書之誤也、隸書虖字或作雽、雩字或作雩、二形相近、故虖誤爲雩、漢書王子侯表、虖葭康侯澤、史記作雩殷、又匈奴傳、郎中係虖淺、史記作係雩淺、說文、樗木也、今作樗、玉篇、嫭、胡故切、好皃、或作嫮、皆其例也、說文、罅裂也、又曰、⿰土虖坼也、⿰土虖罅古字通、賈子耳痺篇作畺社槁而分裂、

莎蘋　無理

田無立禾，路無莎蘋，金積折廉，璧襲無理，磬龜無腹，蓍策日施。高解路無莎蘋曰：莎蘋，讀猿猴蹯蹂之蹯。爾雅曰：貍狐貒貈醜，其足蹯，其跡厹。厹與蹂同。故曰猿猴蹯蹂。各本蹂誤作躁，今改正。狀如葴。莎，草名也。引之曰：莎蘋本作蘋莎，故高注先釋蘋，後釋莎。道藏本誤作莎蘋。洪興祖楚辭九歌補注引此已誤。注內蘋上又衍一莎字。劉績不能是正，反移莎字之注於前，以就已誤之正文，斯為謬矣。莊本同。莎與禾為韻，施為韻。各本為作理，乃後人所改，辯見下。施字古讀若婆娑之娑，說見唐韻正。若作莎蘋，則失其韻矣。

高解璧襲無理曰：璧文襲重，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

理也文子上禮篇無理作無蠃引之曰蠃當作蠃淮南原文當亦是蠃字非理字本經篇冠無觚蠃之理高彼注云蠃讀指端蠃文之蠃今本蠃字皆誤爲蠃莊本改爲蠃是也晏子春秋諫篇觚蠃作觚蠃蠃蠃字古亦讀若蠃故與蠃通也本經篇又曰蠃鏤雕琢詭文回波蠃鏤亦謂轉刻如蠃文也故彼注云蠃鏤文章鏤今本蠃字亦誤爲蠃指端蠃文今人猶有此語謂其文之旋轉如蠃也壁形圓故謂其文曰蠃久而漫滅故曰無蠃此注壁文上當有蠃字蠃壁文是釋蠃字之義襲重是釋襲字之義言用之煩數皆鈍無復文理也是統釋壁襲無蠃四字之義文子作無蠃而此注言無文理故知其字之本作蠃也後人不解蠃字之義又見注內有

燕文理之語，遂改爾爲理，而不知注內壁文二字，正釋爾字也，且爾與禾菸施爲韻，改爾爲理，則失其韻矣，

高重京

大衝車高重京，高注曰，古者伐不敬，取其鯨鯢，收其骸尸，聚土而壁之，以爲京觀，故曰高重壘京觀也，念孫案高重京，京當爲壘，注云，故曰高重壘，卽其證也，注京觀也上，當更有一壘字，壘京觀也四字，卽承上注言之，今本正文壘作京，涉注文京觀而誤，注內又脫一壘字，文子上禮篇，作高重壘，是其明證矣，高以上文言澀殺，故謂重壘爲京觀，今案衝車所以攻，重壘所以守，此二句

別爲一義高重壘卽所謂浚溝高壘非京觀之謂也

枕格

廝徒馬圉軵車奉饟道路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獘泥塗至膝相攜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高注曰奮首民疲於役頓仆於路僅能擧頭耳言疲困也格㧘牀也言收民役賦不畢者㧘之於格上不得下故曰枕格而死念孫案高說枕格之義非也格音胡格反與輅同謂輓車之橫木也晏子春秋外篇曰攤轅執輅漢書婁敬傳敬脫輓輅應劭曰輅謂以木當胷以輓輦也見文選西京賦注孟康音胡格反身枕格而死謂困極而仆

身枕輗車之末而死也兵略篇曰百姓之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高彼注曰輅輓輦橫木也挽輅首路而死卽此所謂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也人閒篇又曰羸弱服格於道病者不得養死者不得葬兵略篇作輅此及人閒篇作格字異而義同也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皆承上羸車弊而言若以身枕格句爲死於搒掠則與上文全不相屬矣

天而不夭於人虐　合而爲一家

故自三代以後者天下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保其脩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所以然者何也諸侯力

征天下合而爲一家念孫案天而不天於人虐也天字與上下文義不相屬此因上文天下而誤衍也太平御覽兵部七十引此無天字天下合而爲一家合上脫不字太平御覽引此有不字文子上禮篇同

鑿竇而出水　毀瀆而止水

是猶抱薪而救火鑿竇而出水念孫案出當爲止字之誤也欲止水而鑿竇則水從竇入而愈不可止若鑿竇而出水則固其宜耳文子精誠篇鑿渠而止水抱薪而救火即用淮南之文又說林篇若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毀當爲鑿太平御覽火部一引此已誤俗書鑿字或作鑿因誤

而爲毀、顏氏家訓書證篇說俗字云、鼓外設皮、鑿頭生毀、瀆與竇同、意林引此正作被蓑救火、鑿瀆止水、今據說林之止水、以正出字之誤、并據此篇之鑿竇、以正說林毀字之誤、

井植生梓　林無柘梓

夫井植生梓而不容甕、溝植生條而不容舟、又本經篇山無峻榦、林無柘梓、高注曰、梓、滋生也、念孫案梓、皆當爲𣐿、𣐿古櫱字也、說文、巘、伐木餘也、商書曰、若顛木之有甹巘、或作櫱、古文作𣐿、𣐿字從木羍聲、說文、羍、小羊也、從羊大聲、或省作羍、爾雅、枿、餘也、李巡曰、枿、槁木之餘也、釋文、枿、本或作𣐿、盤庚、若顛木之有由櫱、釋文、櫱本又作枿、馬云、顛木而肄

生曰枿。魯語山不槎蘖。韋注曰。以株生曰蘖。蘖櫱枿櫱茲與栓同。是栓爲伐木更生之名。故高注曰。栓滋生也。又說文𣎴木生條也。商書曰。若顚木之有𣎴枿。是條與栓義相近。故此篇云。井植生栓。㵾植生條。俶眞篇百事之莖葉條栓。高注云。栓讀詩頌苞有三蘖同。是其明證矣。又俶眞篇十人養之。一人拔之。今本十誤作一一誤作十辯見俶眞則必無餘栓。高注亦讀栓爲蘖。栓字篆文作榟。隸變作梓。形與枰相似。因誤爲枰矣。

河九折注於海　崑崙之輸也

河九折注於海而流不絕者。崑崙之輸也。念孫案藝文

類聚水部上、初學記地部中、太平御覽地部二十六、及文選海賦注、引此並云、河水九折注海而流不絕者、有崑崙之輸也、較今本爲長、

淮南內篇弟六

淮南內篇弟七　讀書雜志九

高郵王念孫

精神

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

一月而膏二月而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念孫案文子九守篇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脈三月而胚四月而胎廣雅釋親作一月而膏二月而脂三月而胎四月而胞與此或同或異又爾雅釋詁釋文及文選江賦注引此並作三月而胚亦與今本異

脫三字

是故肺主目、腎主鼻、膽主口、肝主耳、念孫案文子作肝主目、腎主耳、脾主舌、肺主鼻、膽主口、說肝腎肺之所主、與此互異、而多脾主舌一句、案此言五藏之主五官、不當獨缺脾與舌、下文膽爲雲、肺爲氣、脾爲風、腎爲雨、肝爲雷、卽承此文言之、則此當有脾主舌一句、但未知次於何句之下耳、白虎通義亦曰、脾繫於舌、

三百六十六日　三百六十六節

天有四時五行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念孫案三百六十六日、三百六十六節、本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後人以堯典言朞

三百有六句有六日、故於上句加六字、因併下句而加之也、不知三百六十日、但舉大數言之、繫辭傳曰、乾坤之策、凡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是也、若人之骨節、則諸書皆言三百六十、呂氏春秋本生篇曰、則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達鬱篇曰、三百六十節九竅五藏六府、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公孫尼子曰、人有三百六十節、當天之數也、皆其證矣、春秋繁露人副天數篇曰、天以終歲之數成人之身、故小節三百六十分、今本分作六、亦是後人所改、上文云人有三百六十節、偶天之數也、卽其證、今依上文改、副日數也、大節十二分、副月數也、淮南天文篇亦曰、天有十二月、以制三百六十日、

人亦有十二肢、以使三百六十節、此皆以十二統三百六十、猶十二律之統三百六十音也、見天文篇不得言三百六十六明矣、太平御覽引此已誤、文子九守篇正作三百六十日、三百六十節、

肝爲風　脾爲雷

故膽爲雲、肺爲氣、肝爲風、腎爲雨、脾爲雷、高注曰、肝木也、木爲風生、故爲風、念孫案肝爲風、本作脾爲風、注肝木也、本作脾木也、脾爲雷、本作肝爲雷、皆後人改之也、上注曰肝、金也、是高不以肝爲木也、時則篇春祭先脾注引一說曰、脾屬木、自用其藏也、是脾爲木也、說詳經義述聞

月令、脾屬木而木爲風生、故曰脾爲風、脾爲風、則肝爲雷矣、上四句皆有注、而肝爲雷下獨無注者、後人改肝爲脾、則與注不合、故刪之耳、五行大義論人配五行篇、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一、引此竝作脾爲風、肝爲雷、文子九守篇同、

氣志

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念孫案氣可言五藏之使候、志不可言五藏之使候、氣志當爲血氣、此涉下文氣志而誤也、上文曰、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胷腹充而嗜欲省矣、下文曰、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故曰、血氣者、五藏之

使候文子九守篇正作血氣

使口爽傷

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譁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趣舍滑心使行飛揚高注曰爽病病傷滋味也念孫案使口爽傷本作使口厲爽注本作厲爽病傷滋味也大雅思齊箋曰厲病也逸周書謚法篇曰爽傷也廣雅同故云厲爽病傷滋味也後人以韻書爽在上聲與明聰揚三字音不相協故改厲爽爲爽傷不知爽字古讀若霜正與明聰揚爲韻衞風氓篇女也不爽與湯裳行爲韻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與瀼光忘爲韻楚辭招魂厲而不爽與方梁行芳羹漿鶬餭觴涼妨爲韻案爽字古皆讀若霜毛

詩楚辭而外、不須覼縷、故老子五味令人口爽、亦與盲聾狂妨爲韻、而莊子天地篇、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趣舍滑心、使性飛揚、卽淮南所本也、且爽卽是傷、若云使口爽傷、則是使口傷傷矣文子九守篇作使口生創、亦是後人所收、乃旣改正文之厲爽爲爽傷、又改注文之厲爽爲爽病、甚矣其謬也、諸書無訓爽爲病者、又、高注、不明視而昏也、不聰、聽無聞也、厲爽、病傷滋味也、飛揚、不從軌度也、皆先列正文而後釋其義、今改厲爽爲爽病、則與上下注文不類矣、

孰知

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芯芯、孰知念孫

案孰知下有脫文、劉本作孰知之哉、此以意補、不可從、諸本及莊本同、

心之暴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暴也、念孫案暴、當依文子九守篇作累、字之誤也、上文曰、好憎者、使人之心勞、故曰好憎者、心之累也、作暴則非其指矣、原道篇曰、喜怒者、道之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嗜欲者、性之累也、語意略與此同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

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

開念孫案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本作與陰合德與陽同波後人以原道篇云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據彼以改此也不知波與化爲韻自其生也天行至不敢越也皆隔句用韻若如後人所改則失其韻矣文子九守篇靜卽與陰合德動卽與陽同波卽用淮南之文莊子天道篇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刻意篇同又淮南所本也

正肝膽

正肝膽遺耳目念孫案正當爲亾字之誤也亾與忘同邶風綠衣箋亾之言忘也荀子勸學篇怠慢忘身大戴禮作亾呂氏春秋權勳篇是忘荆國之社稷而不恤吾

衆也、韓子十過篇作亾、又韓子難二、晉文公慕於齊女而亾歸、齊策、老婦已亾矣、趙策、秦之欲伐韓梁東闚於周室甚、惟寐亾之、竝與忘同、

忘肝膽、遺耳目、遺亦忘也、若云正肝膽、則義與下句不類矣、莊子大宗師篇、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卽淮南所本、俶眞篇又云忘肝膽遺耳目、

如景之放

如炎之燿、如景之放、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放爲效、念孫案劉改是也、如景之效、謂如景之效形也、效與燿爲韻、若作放、則失其韻矣、

石礫　類醜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

毛嬙西施猶䫏醜也今本注曰䫏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稀世之䫏貌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䫏醜言極醜也此注既經後人妄改又多譌脫辭見下引之曰石礫本作礫石說文礫小石也逸周書文傳篇云礫石不可穀楚辭惜誓相與貴夫礫石王注云相與貴重小石也韓詩外傳云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皆其證也石與客魄爲韻若作石礫則失其韻矣古韻石在鐸部礫在藥部兩部絕不相通此非精於三代秦漢之音者不能辭也䫏醜本作倛魄此魄誤爲醜醜與魄草書相似後人又改倛爲䫏耳後人以荀子非相篇面如蒙倛楊倞曰倛方相也周官方相氏注云如今魌頭魌與䫏倛同遂誤以

倛爲倛頭之倛，又以說文倛頭字作䫏，故改倛爲䫏，不知倛醜本作倛魄，乃請雨之土人，非逐疫之䫏頭也。倛魄一作欺魄，又作欺䫏，劉子仲尼篇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張湛曰，欺魄，土人也，釋文曰，魄，片各反，字書作欺䫏，文選應璩與岑文瑜書注曰，淮南子曰，視西施毛嬙猶倛魄也，高誘曰，倛魄，請雨土人也，皆其明證矣，視毛嬙西施如倛魄者，謂視如土偶，非謂視如䫏頭也，且魄與石客爲韻，若作䫏醜，則失其韻矣，集韻倛字注云，淮南祈雨土偶人曰倛，但言倛而不言倛魄，似所見本魄字已誤作醜，然倛字尚未改作䫏，且高氏請雨土人之

注亦未嘗改也今則正文既改而高注亦非其舊矣

生時干心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爲春則是合而生時干心也高注曰若是者合於道生四時化其心也言不干時害物也劉績曰案文子作則是合而生時於心者也九守篇莊子作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德充符篇則干乃干字之誤念孫案高注生四時化其心也當作生四時之化于其心也此是釋生時于心之義生時于心而與物爲春則是順時以養物故注又云言不干時害物也今本正文于字作干即涉注文干時而誤

無損於心

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秏精、念孫案無損於心、於衍字也、戒形與損心、綴宅與秏精、皆相對爲文、則損下不當有於字、莊子大宗師篇、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即淮南所本、

樸桷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高注曰、樸、采也、念孫案如高注、則樸爲棌之誤也、隸書棌或作樸、樣或作樣、二形相近、故樣誤爲樸、樣即今橡栗字也、說文曰、樣、栩實、又曰、栩、柔也、其實草、今俗用早一字俗作皁一

曰樣又曰草斗欒實一曰樣斗高注呂氏春秋恃君篇曰樣早斗也其狀似栗應劭注漢書司馬相如傳曰欒采木也韓子五蠹篇曰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史記太史公自序索隱引韋昭漢書注曰采椽欒櫟也合觀諸說欒一名栩一名柔一名采其實謂之早亦謂之樣是樣爲采實而非采也然司馬彪注莊子齊物論篇云芧橡子也（芧與柔同）則采亦謂之樣矣故韓子言采椽不斲此言樣桷不斲而高注亦訓樣爲采也又案說文樣字今書傳皆作橡蓋後人所改也此樣字若不誤爲樸則後人亦必改爲橡矣

奇異

珍怪奇異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飯藜藿之羹莊氏伯鴻曰奇異本皆作奇味唯藏本作異念孫案作味者是也上文高臺層榭指宮室言之與樸桷素題相對下文文繡狐白指衣服言之與布衣鹿裘相對此文珍怪奇味指飲食言之與糲粢藜藿相對若云珍怪奇異則不專指飲食失其指矣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五百穀部六文選劉琨荅盧諶詩注引此並作奇味

天下之細

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乃知天下之細也，念孫案天下之細，天下當爲萬物，此涉上天下之輕而誤也，上文云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又云堯舉天下而傳之於舜，若解重負，然此輕天下之具也，禹視龍猶蝘蜓，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此文知天下之輕，承上堯輕天下而言，知萬物之細，則承上禹細萬物而言，今本萬物作天下，則與上文不合

獨住

輕舉獨住，忽然入冥，念孫案住，當爲往，謂輕舉而獨行

也若作住則與忽然入冥句義不相屬矣隸書從彳從彳從土從主之字多相亂故往誤爲住莊子養生主篇郭注不在理上往釋文往一本作住

乃性　乃使始

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爲樂矣嘗試爲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念孫案性字義不可通性當爲始古人多以乃始二字連文俶眞篇曰乃始昧昧楙楙皆欲離其童蒙之心而覺視於天地之閒又曰儒墨乃始列道而議分徒而訟管子版法篇曰外之有徒禍乃始牙莊子馬蹄篇曰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在宥篇曰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荀子儒效篇曰狂惑戇陋之人乃始率其羣徒辯其談說

明其辟稱、韓子外儲說右篇曰、王自聽之、亂乃始生、呂氏春秋禁塞篇曰、雖欲幸而勝、禍乃始長、乃始猶然後也、藝文類聚禮部中、太平御覽人事部一百二十七、禮儀部十一、樂部二十二、器物部三、引此並作乃始、又本經篇、愚夫惷婦、皆有流連之心、悽愴之志、乃使始爲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本矣、案乃始二字之閒、不當有使字、此因始使聲相亂而誤衍也、主術篇曰、故民至於焦脣沸肝、有今無儲、而乃始撞大鍾、擊鳴鼓、吹竽笙、彈琴瑟、失樂之所由生矣、是其證、

夫以天下爲者

藏詩書、脩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搢盆叩瓴之徒也、

夫以天下爲者學之建鼓矣念孫案夫以天下爲者以上當有無字無以天下爲者承上文許由而言莊子逍遙遊篇許由曰予無所用天下爲讓王篇曰唯無以天下爲者可以託天下學之建鼓對拊盆叩瓴而言言無以天下爲者其於世俗之學者猶建鼓之於盆瓴也今本以天下上脫無字則義不可通文子九守篇正作無以天下爲者

尊于天下

由此觀之生尊于天下也念孫案尊本作貴此涉上文尊埶厚利而誤也此言生貴而天下賤非言生尊而天下卑高注故曰生貴於天下卽其證呂氏春秋知分篇

注引此亦作貴泰族篇亦云身貴於天下

若眛

故覺而若眛道藏本如是尚存眛字左畔別本作昧尤非生而若㚷舊本生上衍以字今刪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爲一體高注曰眛暗也厭也厭於冄反俗作魘楚人謂厭爲眛引之曰眛與厭義不相近眛皆當爲眯音米字之誤也注中暗也二字乃後人所加說文𥧡寐而厭也字通作眯西山經鵸鵌服之使人不眯郭璞曰不厭夢也引周書王會篇云服者不眯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司馬彪曰眯厭也是眯與厭同義故高注亦云眯厭也楚人謂厭爲眯後

人不知眛為眯之譌而誤讀為暗昧之昧遂於注內加暗也二字何其謬也且眯與外體為韻若作昧則失其韻矣

內總其德

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念孫案總字義不可通總當為愁愁與揫同鄉飲酒義秋之為言愁也鄭注愁讀為揫揫斂也說文揫束也外束其形內揫其德其義一也俶眞篇內愁五藏外勞耳目義亦與此同俗書總字或作捴又作揔與愁相似愁誤為捴後人因改為總耳文子上禮篇正作外束其形內愁其德

無益情者四句

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念孫案便於性二句義不可通且與上文不對劉績依文子九守篇改爲無益於情者不以累德不便於性者不以滑和當是也

貪富貴　直宊

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宊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高注曰宊猶但也念孫案貪上當有不字直下不當有宊字宊卽直之誤而衍者也高注宊字亦當爲直直之言特也祭義曰參直養者也安能爲孝乎孟子梁惠王篇曰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莊子德充符篇曰某也直後而未往耳齊策曰衍非有怨於儀直所以為國者不同耳義並與特同呂氏春秋忠廉篇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高注曰特猶直也鄘風柏舟篇實維我特韓子特作直史記叔孫通傳吾直戲耳漢書直作特言子夏非能不貪富貴不樂侈靡特以義自强耳特但一聲之轉故云直猶但也

淮南內篇第七